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七

襄公三

知

靈王十有九年

晉平四

各靈

二十八

卒

簡十二

魯

二十

魯

武

公勝元年

魯哀

十五年

康

六年

魯

三

平

春

王正月

諸侯

盟于祝柯

柯公作阿

大母侵小

諸侯還自沂

上盟于督揚

曰

諸侯也

盟于

諸侯也

盟于

諸侯也

盟于

曰諸侯不序

前日

後凡也

曰

諸侯也

盟于

諸侯也

盟于

諸侯也

盟于

諸侯也

盟于

臣則再宰

諸侯會盟

皆有王臣

則不再言

諸侯也

盟于

諸侯也

盟于

諸侯也

盟于

諸侯也

盟于

也故祝柯

之盟書

諸侯重丘

之盟亦書

諸侯也

盟于

諸侯也

盟于

諸侯也

盟于

諸侯也

盟于

重丘特書

同著

晉人執邾子

故高氏曰

既來同會

又與

其同心

為惡也

故高氏曰

既來同會

又與

其同心

同盟而乃

執之非伯

討也故稱

人曰既

來同會

又與

其同心

為惡也

故高氏曰

既來同會

又與

其同心

柰何邾人

伐魯晉人

疾之執其

君以劫其

地不言以

釋之也未

得其地故

劫之已得

其地故釋

之執君取

地不言以

釋之也未

不以王命

而皆出於

大夫何以

服人心而

正其罪乎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後許氏曰執之舍之削取其公至自伐齊公羊傳此同
田不以王命雖當罪非正也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柳
致伐未圍齊也或曰為其橋蹇使其世子孰乎諸侯之
上為其亟伐也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
不復伐者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
則何為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非也
則伐為善也書圍而致書伐書勳勞則圍為重辨曲直
書而為非記意之書若實未嘗圍齊何得書之乎穀梁云
何為以伐致也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非也
取地事也致與人事也書執其君或取其地非也
取地事也致與人事也書執其君或取其地非也
條致伐之義胡氏最精穀梁之意以為晉執其君魯取
邾地若盟後復伐也夫以致伐而證其取邾之罪已為
迂矣况上二例亦止可施之毫北蕭魚而施之魯魯已為
乎故不可取公羊又以為魯本與邾以漸為竟取邾田
後漸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亦無據之言也
自漸水邾田自漸水又音鄭曰漸水也
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侯奄皆受
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

齊桓公生於頃濟河及著雍病且出大夫先歸者皆反
士句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
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
也公羊傳其言自漸水何以其不日惡盟也何言乎以漸為
田以漸水為界漸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
平胡陸縣入泗蘇氏曰成二年晉人敗齊于鞏魯使齊歸
我汶陽之田書曰取邾田自漸水言齊田魯地也今以晉
命取田于邾故曰取邾田自漸水言齊田魯地也今以晉
國之威多取田於邾也高氏曰邾之病皆信有罪矣魯
以諸侯之力取田於邾也高氏曰邾之病皆信有罪矣魯
已甚矣書取田於邾也高氏曰邾之病皆信有罪矣魯
取之專罪公之意也又云自漸水者隨漸水以為界蓋
著其取之多也汪氏曰後此哀二年取漸水則又不可
止自漸水矣於此見魯之陵弱小而有深為利也張氏曰
前年執邾子以歸以伐魯也邾人宜有所懲戒而伐魯
不忌如此伯言取邾田則非魯之舊侯可以自反矣不言以
歸釋之也伯言取邾田則非魯之舊侯可以自反矣不言以
之取而恃伯威以強取明矣魯肆強奪邾失漸田而庶

其界我相繼來奔。邾自是衰亂矣。○劉氏曰：公羊云：邾移也。邾也。嘗以邾自移而取田。春秋乃坐其君以盜地乎。○季孫宿如晉。左傳：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臨川吳氏曰：謝討齊且取邾也。○葬曹成公。○真衛孫林父帥師伐齊。左傳：晉栾衛孫文子伐齊，張氏曰：栾勳不書，孫林父并將也。夫討強暴之罪，而使逐君之大夫尸其事，則晉何以服齊。故特書林父主兵以罪之。高氏曰：十四年，林父逐衛侯，奔于齊，故獨伐齊。林父逐君，伯主所當討，而與之會伐，則晉平之伯業可知矣。

附錄 左傳：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功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齊侯也。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嬖嬖聲，聲生牙。牙，齊侯之太子也。以爲太子。諸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聞諸侯我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聞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訖，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晉士匄聞齊侯卒，乃還。穀，齊地也。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穀，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任大夫也。穀，齊地也。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尊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奈何。宜單。

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 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及還者，善得禮。古之爲

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綱目曰：天下無王，諸侯擅命征伐，各言己出，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故伐人之喪者，此比而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為士匄者，宜墀帷而歸命乎？綱目曰：除地為墀，於墀君命乃還，則非矣。夫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而後可則安用將矣。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猶欲墀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綱目曰：禮不從中，敵為師，唯義所在。而况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

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綱目曰：春秋分明，只是晉士匄侵齊至

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分明是與他國春秋之時，侵伐四出，或背殫帥師，或冒喪伐人者，衆矣。而士匄奉命出征，既至齊地，聞喪而還善矣。公追齊師至鄆，弗及，不當往而往也。公救成至遇，救孫豹救晉次于雍榆，當往而不往也。士匄侵齊，不當往而不往也。觀此數者而行師進退之義可見矣。○

附錄

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

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礼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綱目曰：此文伯之子孟獻子。○齊

殺其大夫高厚。

綱目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高氏曰齊高厚嘗帥師伐我矣晉新行義於齊齊侯始
立而欲親晉故歸罪於高厚而殺之以訟于晉此明年
所以與澶淵之盟也張氏曰殺高厚者崔杼也若雖曾
誅殺之柄亦非公之所欲也故以累上之詞言之
曰殺崔杼之力莊公固不得立然杼殺高厚慶封討風
沙衛明年復使慶佐為大夫而誅牙餘黨崔慶自是專
權而射股之禍兆於此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嘉公作喜
國人之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
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
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
了之子也士子孔圭嬖之子也圭嬖之班亞宋子而相
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信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
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
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鄭人
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
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于純
門而返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

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
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
肆諸市朝與眾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
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明氏

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
政矣曰莊公二十二年傳曰稱國以殺大夫
者國君大臣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故
雖殺有罪亦書其官嘉召楚人伐其國則是背叛之
臣國人之所同惡使子展子西正各誅之而不利
其室則當如殺良宵之例稱人以殺而削其官矣

齊靈公齊靈公
齊靈公
齊靈公

附錄齊靈公
齊靈公

城西郭齊靈公
齊靈公

氏曰郭乃外城此云西郭實國都外城之西 ○叔孫豹

鄭而所謂中城為魯國都之內城可知矣

會普士甸于柯宣子于柯 ○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向曰所敢不承命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

氏曰柯備地後屬晉晉武城 ○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自固蜀襄公之時政在 ○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大夫其矣專相為會武城 ○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武城 ○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子游為武城宰即此武城武城 ○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明政事使民效死而弗去則時制挺以隣鄰國之堅甲

利兵而何畏於強齊今乃君弱臣惰安於不競內則疲

民於墜城之勞外則傲惠於霸國之援曾无一毫自立

之志使齊莊而有報然之圖則魯之禍未有紀極也

附錄子曰是謂蹙其本必不有其宗

戰靈王二十年魯平五 ○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哀二十六年魯孝十四 ○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秦景二十四魯孝十四 ○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速會晉人盟于向會晉人盟于向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

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

田故也澶淵

齊與晉平盟于大隧已服非於此始服故不言同也

齊與晉平盟于大隧已服非於此始服故不言同也

盟二云者。各生於不足也。平公祝柯。曹秋公至自會。仲淵之盟。不書。同此悼公之遺列也。故秋公至自會。○仲

孫速帥師伐邾。邾人驟至以報之。○蔡殺其大

夫公子燮。蔡公子復出奔楚。復伐之。譏已甚矣。且曹淵在彼。何以盟為。○蔡殺其大

子履復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

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

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諒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

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

燮蓋嘗為邾所獲者。欲害夷狄而之中國。正也。道

先君之志而成之。順也。楚政無常。求寬其民利也。而

用事者安楚弗欲懼燮之赴晉爭也。而殺之。非

所謂可殺者也。而以國殺者。蔡侯以為罪也。公子

復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

於夷狄。書者罪之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公殺作光後同。○陳慶虎

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

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

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

蔡不能行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

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

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滅其君。而去其親。五年

不滅。是無天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

楚自理也。黃以寵任太過。權逼其卿。慶氏謂之而陳侯

不能為之辨。明是以一國之大。不能容一弟也。○

仲淵之盟。不書。同此悼公之遺列也。故秋公至自會。○仲

孫速帥師伐邾。邾人驟至以報之。○蔡殺其大

夫公子燮。蔡公子復出奔楚。復伐之。譏已甚矣。且曹淵在彼。何以盟為。○蔡殺其大

子履復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

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

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諒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

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

燮蓋嘗為邾所獲者。欲害夷狄而之中國。正也。道

先君之志而成之。順也。楚政無常。求寬其民利也。而

用事者安楚弗欲懼燮之赴晉爭也。而殺之。非

所謂可殺者也。而以國殺者。蔡侯以為罪也。公子

復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

於夷狄。書者罪之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公殺作光後同。○陳慶虎

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

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

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

蔡不能行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

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

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滅其君。而去其親。五年

不滅。是無天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

楚自理也。黃以寵任太過。權逼其卿。慶氏謂之而陳侯

不能為之辨。明是以一國之大。不能容一弟也。○

縛宋辰弟而害兄則去弟以罪第此例可施於鄭段然於通例不甚合又左氏以為罪公子燮不與民同欲者

齊晏陵魯及澶淵而始平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

叔老之修聘欲固齊好也

之○季孫宿如宋宿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

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狂氏曰魯自蕭魚以

後連成與強齊邾莒交兵是以不違朝聘往來之事雖

向戌來聘而亦未之報也今始平於齊遂交好於鄰國

已其尋舊好且魯李氏曰魯之報齊邾

配靈王二十有一年晉平六年莊二魯景十四曹武二

陳哀十七楚孝十五宋平二十四鄭簡十四曹武二

秦景二十五楚康八吳諸樊九 春王正月公如晉傳

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莊十四魯公取濟西田則

使公子遂如晉拜之成公取汶陽田哀公取邾田則君

觀往拜其賜受霸土尺寸之惠而不忘其德如此也然

魯君襲奕也之端冕委弁以臨於七百之侯國而

水木本原不察所自哀公之立喻於二十年未聞遺邾

一介行李至于京師其何以為秉禮之子孫也哉邾

庶其以漆間丘來奔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所賜於

其從者於是魯多矣季孫謂臧武仲曰子蓋詰盜武仲

日不可詰也統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

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

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

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

庶其

以漆

間丘

來奔

武子

以公

姑姊

妻之

皆有所

賜於

庶其

以漆

間丘

來奔

武子

以公

姑姊

妻之

皆有所

賜於

庶其

以漆

間丘

來奔

武子

以公

姑姊

妻之

皆有所

賜於

庶其

以漆

間丘

來奔

武子

以公

姑姊

妻之

皆有所

賜於

庶其

以漆

間丘

來奔

武子

以公

姑姊

妻之

皆有所

賜於

庶其

以漆

間丘

來奔

武子

以公

姑姊

妻之

皆有所

賜於

庶其

以漆

間丘

來奔

武子

以公

姑姊

妻之

皆有所

賜於

庶其

以漆

間丘

來奔

武子

以公

姑姊

妻之

皆有所

賜於

庶其

以漆

間丘

來奔

武子

以公

姑姊

妻之

皆有所

賜於

庶其

以漆

間丘

來奔

武子

以公

姑姊

妻之

皆有所

賜於

庶其

以漆

間丘

來奔

武子

以公

姑姊

妻之

皆有所

賜於

庶其

以漆

間丘

來奔

武子

以公

姑姊

妻之

皆有所

賜於

庶其

以漆

間丘

來奔

武子

以公

姑姊

妻之

皆有所

賜於

庶其

以漆

間丘

來奔

武子

以公

姑姊

妻之

皆有所

賜於

庶其

以漆

間丘

來奔

武子

以公

姑姊

妻之

皆有所

賜於

庶其

以漆

間丘

來奔

武子

以公

姑姊

妻之

皆有所

賜於

庶其

以漆

間丘

來奔

武子

以公

姑姊

妻之

皆有所

賜於

其者何邪？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率其接我者也。漆閭立，不言及，小大敵也。《左傳》曰：兗州鄒縣，即南平陽也。後漢山陽南平鄉有漆亭，山陽南平陽有閭立亭。《左傳》曰：定十五年，城漆，即庶其邑。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民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左傳》曰：慶庶其書，各不姓，氏蓋傳寫誤。下文云：書地，書名，漆一邑，閭立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

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左傳》曰：以邑出為叛。《左傳》曰：辛地，言奔則曾坐受，與庶其叛兩明。故省文。《左傳》曰：人臣无專祿，以邑叛之，道也。

《左傳》曰：以地來即叛也。不言叛為內諱也。諱受叛臣也。《左傳》曰：叛而歸他國曰叛，叛而歸魯曰來奔。內外異辭。

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左傳》曰：文宗太和五年，蕃司馬公曰：荀吳圍鼓，鼓人以為城叛，弗許。而况鄰

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左傳》曰：書者惡魯受邾叛人邑。《左傳》曰：天下之惡一也。納人之叛而疾人之叛，已不可以言理矣。公在晉而叛，臣之受魯之无政甚矣。《左傳》曰：於是公在晉，季孫宿納之也。春秋誅叛人，苟納之，雖無公命，必謹而書之。《左傳》曰：臣皆王之臣，故曰天子之陪臣也。周衰，諸侯之國地

有侵軼者，必志而罪之。臣有奔叛者，必錄而貶之。《左傳》曰：嘉呂氏曰：春秋書以地來奔者，二。今年庶其昭五年

嘉呂氏曰：春秋書以地來奔者，二。今年庶其昭五年

晉年夷三十一一年黑肱是也。人臣之奔必適仇國。也必曾豈非南鄙之怨。秦之奔也必晉。而庶其之奔。其田又伐其國而納其叛人甚矣。**五氏曰**。言太子僕弒其君以君無其玉來奔。納諸宣公。則季孫行父使司寇出諸竟。邾無其以土地來奔。哀公朝晉未返。而季孫宿以君姬氏妻之。自有賜焉。於此見行父之忠。於公室而遠於利。宿之貪利而忘君也。**廩丘李氏曰**。經書三叛人。此年邾無其。昭五年莒牟夷昭三十一。年黑肱左氏所謂各其人終為不義者。是也。然春秋內大惡諱。鄭詹之逃來。春秋猶以不信諱公。今直書不諱者。何哉。蓋此三叛之受。皆我不信諱公。今直書不諱也。季孫受而不諱。正猶公在會未歸。而季孫受書取而書滅也。觀文十八年莒僕以寶玉來奔。納諸宣公。而春秋不書。則諱在大夫。則不諱矣。在君則諱。在大夫則不諱矣。

附錄

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位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蔣子蒍為令尹。訪於申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

夏公不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

范宣子。欒盈但子娶於

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祁與其老州。通我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而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使。城著而逐。逐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父司空。靖邠。豫董叔。邠師。中書。羊舌虎。叔羅。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憂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欒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於君無不行之求。救吾子曰。子必死。大未室。老問之曰。欒王鮒言於君。無不行之求。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天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欒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問叔向之罪。於欒王鮒。對曰。不棄其親。我無疆。子孫保之。善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

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繇極而禹與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懼其生龍蛇以禍女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暨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贖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躬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効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侯出諸轅轅氏曰不以范匄逐之為文而書盈之自出使盈無可逐之勢則匄不得逐矣匄之罪易見盈之失難知此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大正其本也道莫難於治天下而天下之治在國國之治在家家首堯舜皆從此生矣春秋述堯舜者也詩之首周召書之始闔門之內易曰閑有家悔亡家之不閑悔不亦宜

乎高氏曰盈不能防閑其母遂為范匄所逐既取奔亡復有作亂之志故持奔子楚焉以楚強大今日可恃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臣曰士鞅之言曰欒氏之虐已甚而盈又自言暨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則欒氏之怨惡有自來矣不然欒氏豈無秋毫之過而遽難於罪乎任少時之會以調之二十三年齊助之入曲沃齊遂伐晉其冬晉殺欒盈欒氏亡又曰春秋正本之書故凡國君見逐及夫夫見逐皆不書所逐之人而皆云自奔為文者明其自有取奔之道也獨宋子哀得見幾之善故書字○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食之曰七食禍變重矣○曰食之變起於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食才三十六有類也諸儒以為曆无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之時亦有類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是也天道不遠不可得而知後世執推步之術按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矣高氏曰曆家推步之術皆一百七十三年始一交會去交遠則日食漸少無類食之理此五年及二十四年類食古今術者不能考知故日食雖天

數之常聖人必以為為遺異而曹伯來朝公來朝始見

也曹武公即位三年而來朝此喪畢入見于天子之時也不朝于京師而朝于宗國曾是以為禮乎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

任音壬會于商商在鉅野鄭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

身之守也魯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禮政之興也

州緡刑刑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緡謂范宣子曰

蓋反州緡刑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

焉王緡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

緡郭最曰是寡人之淮也州緡曰君以為為旌誰敢不推

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也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緡郭最

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

新然二子者警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發政以亟會諸侯則知徒以蔡氏信不誣也

附錄

公羊傳十有一月庚辰孔子生亦十月也穀無十一月

字廬陵李氏何休以此年為已卯杜氏以為己酉

不合史記世家以為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又

與經典不合者非一故與此傳異耳

庚十一年二十有二年晉平七年齊莊三衛獻二十六年

四陳哀二十八年楚考十六年宋平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五秦景二十六年楚康九年吳諸樊十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臨川吳氏曰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

不朝正于朝也

附錄左傳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

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

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

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馮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驕又從寡君以觀。寡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適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計之。澳梁之明年子驕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常酌。與不朝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委任命而剪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社氏曰：子長齊子高氏曰：此叔

大夫是為子叔敬子

附錄 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

君自棄也。弗能久矣。○九月鄭公孫黑眩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段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邾子下。公。有滕子。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氏猶在齊。晏

子曰：將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

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立社曰侯。社大夫以

下成羣立。社曰置。社不繫。繫其子弟。不収其田邑。使人導之出。

疆文先之於其所往。勅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

氏世勲而逐盈。至貞子枝佐文公。霸業枝之子盾事

靈公將下軍盾之子書是為武子又將搏執之而命

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采子曰窮之於其所性之

入春秋以來大夫奔而極其所姓未有若此之甚者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

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

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

沙隨之謀遠矣周曰晉以一栾盈之故期年之間

之義不足以及諸侯矣齊人終保盈是令不行也令

不行者盈之請為可憫者也諸侯皆知之而平公不

知也故齊侯背此盟而明年伐齊遂伐晉也周曰

栾盈巫臣皆得罪於權臣然盈巫將聘於齊而竊妻

以逃其廢君命亦可誅矣栾盈特以父之誅之實其罪

然遂為姦母所譖而見逐未有犯上可誅之實其罪

視盈巫蓋薄乎云云平用范匄之謀屢會諸侯以

錮之幾致亂國楚莊雖不聽子反錮巫臣之請而前

君卒滅其族亦致通吳之禍人君之

不明而眩於權臣其患豈淺淺哉

公至自會

莊氏曰諸侯為會以錮栾氏齊侯與會而保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

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

必泣棄疾曰君三立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

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

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

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君臣有禮

惟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君臣有禮

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工乎曰棄父事讎吾

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遠子馮為令尹公子黹為司馬

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

告我何疾我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

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

自御而死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入

謂生而後王安之辭曰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

人者而後王安之辭曰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

不去其官則曰楚子與人之辭言之會曰追舒寵

近小人故及於難然以楚國之力除一寵嬖之大夫顯
豈難哉而康王始則與人之子圖其父終則殺之輟其
黨於四竟由威柄失於上故刑不足以及下也夫威柄
既立則責譙足以折姦臣之鋒及其失之則刀鋸不足
以當姦臣之罪其怨毒所鐘遂發於靈王之世楚之不
亡者幸而已以夷狄之國而威柄一失其禍遂至於此
可不監干茲

附錄

十二月鄭游取將歸晉未出竟遭逆妻者

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夫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
不可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

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辛靈王二十有三年晉平八齊莊四衛獻二十七

春王二月癸酉朔

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勾卒

祭非禮也禮為鄰國闕悼夫人杞孝公姊妹會

杞自桓公以來晉悼為昏姻國特以異而魯禮

有加○夏邾界我來奔

邾鼻我公也邾無大夫此

何以書以近書也邾我來奔惡內也惡邾受邾叛人邑今又納

邾叛人也故是年冬城紇出奔邾亦受之

庶其二邑復納其黨天王不問方伯無討春秋再書責

魯也亦責晉也○葬杞孝公○陳殺

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殺之慶氏

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

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畏公子黃之
偏而慙諸楚日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
奔楚懇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慶夫人君
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

親而不能保諸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謂必不能殺者也春秋未書叛而稱國以殺猶是殺大夫焉及寅也公子黃之出特以第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慶也奔母弟黃于楚者亦二慶也楚人討而殺之納黃于陳二慶之誅黃之復楚者專之春秋書法如此若陳人之自殺之自復之不與夷狄以專制中國也陳侯之如楚蓋感於推臣而將為二慶與黃和群之使陳侯亦為愬慶氏而往則必如蔡侯朱書出奔楚矣楚侯亦為愬慶氏而往則必如蔡侯朱書出奔楚矣陳侯之如楚蓋感於推臣而將為二慶與黃和知楚人之必誅已而拒之非叛陳侯也故不書二慶之詞言之譏其殺之不以其罪以著陳侯之無能為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易矣。譏不擇則忠良不歸。

顯奸先不誅則淑善不遂君子小人相為伏見故陳討二慶而公子黃返也書自楚者罪其奔夷狄之國復諸女于暴者侯使析歸父勝之以藩載亦益及其子納之沃人祭作午言曰今也得祭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子而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歸能與之子必不克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曲沃人祭作午言曰今也得祭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有盈出禱拜之四月祭盈行又言皆曰得主而武書入絳初祭盈佐媿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并之難怨蔡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變於公唯魏氏及七與大夫與之樂王黜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蔡氏至矣宣子懼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蔡氏多怨子為政蔡氏自外子在其利多矣無害也且蔡氏多怨子為政蔡氏自外子在其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辭矣公有所得唯王黜使宣子墨綬冠也夫克亂在權子無辭矣公有所得唯宮賊以入鞫之父與二三子乘將逆蔡氏矣使鞫逆吾子鞫

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拔劍左接帶命駝之出僕請鞅
日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請
著於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
日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
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
之魯成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樂氏
乘公門宣子謂鞅曰天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樂
氏退攝車從之遇樂氏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
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樂
也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公孫赤傳曲沃者何晉之邑
納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樂盈將入晉晉人不
納由乎曲沃而入也

樂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家之曰盈

復入于晉將不利於宗國非晉臣矣春秋猶書晉樂
盈者一以明君臣之分而討之亦以閔樂氏為晉世
臣而自絕於晉耳復入者甚逆之辭也曲沃復入重於
宋魚石義與此同復入者甚逆之辭也曲沃復入重於
歸然則復入者惡甚之辭也曲沃復入重於
者所食之地曲沃非叛者也劫衆以敵君直亂而已矣

高氏曰曲沃即沃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也昭公繼

弱國人將叛而歸沃故詩人作揚之水淑慝扶社之
詩以見意然則沃者晉之腹饒強盛必叛之邑也今
曲沃大夫不由君命而擅納盈以曲沃乃盈舊所食
之私邑故盈帥曲沃見盈有叛心文見曲沃知有盈而
焉故書入于曲沃見盈有叛心文見曲沃知有盈而
不知有也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
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樂
孺子者則或泣或嘆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

春秋曰春秋據臣得衆者皆是厚施於民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

棄樂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
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
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
深切著明也哉齊人于曲沃不言自齊何也齊之

納柰盈非以兵納之也。譬如盜賊私納之耳。臣氏曰：魚石未嘗入于宋也。入于彭城而已。蔡盈則先入于晉。後入于曲沃。故上言復入。下言入也。臣氏曰：宋子謂不仁之人不能容之。則必致亂如東漢之黨錮。蓋無所容其身。事窮勢迫。則必為恃逆爭鬪之事矣。况蔡盈非有社父與君之大惡。遂之去國。則亦已矣。河至動天下之諸侯。一再會聚而禁錮之哉。鋌而走險。急。實。晉。有。以。激。之。復。入。于。晉。實。晉。有。以。激。之。復。入。于。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成秩御宮伯申鮮虞之傳擊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啓牟成御襄羅師桓漢疏為右朕商子車御侯朝桓軌為右大毀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濁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莫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入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

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一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成郟郟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魯齊侯背盟謀商任沙隨之盟因晉有蔡氏之亂而齊之恨十八年之役也十八年諸侯同盟齊者晉之故也齊之所以數伐晉者衛之故也故先伐衛以試之晉不之問於是遂伐晉齊莊既伐同盟又伐盟主禍亂之成著於此矣

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衣婁以來齊出從晉於是始數則晉霸之衰而諸侯賦矣晉之衰諸侯之憂也

也

本意在伐楚而侵蔡以先之也討從楚之與國而後討強楚善之大者也

大者也春秋之書遂

其中有大美惡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雍於用反榆公穀作渝

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日雍榆晉地沒即朝歌縣東有雍城

有所畏也救晉而憚行也

當奔命以性救次失救道也

書次于晉北而救邢竟得其援故又言救邢救晉之師

君命往救而長孫次止故先書救晉明晉君之命也下
言次于雍榆罪叔孫也國氏曰晉有栾盈之難重以齊
侯之伐魯命豹帥師救之斯義事也豹乃急棄君命不
恤同姓之憂次于雍榆卒不克救豹罪大矣齊氏曰晉
北之役先言次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能救邢故以救
終之也雍榆之役先言救而後言次以救晉出兵而盤
桓於雍榆不及於事故以次終之也陳氏曰次而救晉
其救之之形也救而次宣其救之之聲也書救晉何晉
遂失霸也宋而南北之勢成會申而淮夷至戰於雞
父而吳之敗者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焉蓋於是焉
故謹而書之也是故自救盟主而後昭二十一年晉帥
諸侯之師救宋三十年楚沈尹戌救徐之類皆不書
氏曰外傳言子服惠伯之言曰栾氏之亂齊人間晉之
禍伐取朝歌我先君哀公不取寧如使叔孫豹發帥救
賦陪跂畢行无有外人以從軍吏次于雍榆與邾勝
擊齊之左衛止晏菜焉齊師退而後敢還則穆長非无
功於晉也然春秋不著其救患之功但曰次于雍榆蓋
穆叔與趙勝皆畏齊師而不取敵待其已去而躡其後耳
○已卯仲孫速卒魯傳季
適子公弥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弥與紇皆
皆愛之欲擇才焉而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

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
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
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黎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
及旅而召公鉏使与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
正温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
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若
能好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
然之敬其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牲
盡谷游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
愛之孟氏之御駒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用
三云羯從之孟氏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歸臧氏
公鉏謂季孫曰季孫曰子秩固其所也若立羯則季氏信有
功於臧氏矣弗聽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
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
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
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
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
疾疾也孟孫之悲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
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莊氏曰魯自
仲遂殺瀆立庶公室於是乎失政魯卿自季孫宿以私
意廢長立幼於是家臣效尤孟氏之豐點廢秩立羯叔
孫氏之豎牛殺孟丙而立舍皆託廢立以擅其權而三

桓微矣作備之禍。○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左傳

其流弊可勝言哉。○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左傳

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於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

助之，除於東門。申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之文。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

娶於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搜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

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弟。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

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

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

也。曰：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嫡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

之罪皆不及此。孟叔曰：益以其犯門，斬閔。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閔。臧孫聞

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叔乎？殺梁傳。其曰：正臧孫紇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左傳阿附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書奔罪之。左傳阿

宿之納邾盜也。臧紇所與言者為何如。今乃以媚道自結於季孫，亦何異於盜。季宿自亂已之嫡庶，復亂人之嫡庶。又蔽罪臧紇而逐之，紇固有罪，宿之逐不度亦甚矣。左傳曰：朱子曰：武仲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

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或者謂武仲請後未嘗以防為言，故要君之迹未彰。夫既曰先祀無廢，敢不避邑，使不許立後，則

不避矣。非以防請後而何耶？○晉人殺欒盈。左傳晉人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勳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左傳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大夫也。左傳曰：惡之弗有也。曰：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也。左傳曰：稱人從討賊，辭大其除亂也。陳氏曰：詩亂不書，殺亦盈何，以書討亂常事。殺亦盈非常事也。

欒盈亡大夫爾，曷為謂之非常？晉為盟主，而再合諸侯于商，任于沙澗，以錮欒氏，則是非常也。盟之入也，晉人

大懼，奉君以走固宮，而盈以曲沃之甲乘公門，矢及君，羣蓋僅焉克之而已。書殺欒盈，猶州吁無知是，非常之

辭也。鄭良霄曷為書之？如欒盈，霄奔許，鄭伯為之盟。大夫明國人，霄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

舊比，問書殺良霄，亦非常之辭也。甚矣文公而下，諸侯无政，大夫強也。左傳曰：稱人而不書大夫，與鄭良霄例同。討亂之辭也。左氏曰：不言大夫，言自外也。此說

左氏曰：稱人而不書大夫，與鄭良霄例同。討亂之辭也。左氏曰：不言大夫，言自外也。此說

左氏曰：稱人而不書大夫，與鄭良霄例同。討亂之辭也。左氏曰：不言大夫，言自外也。此說

左氏曰：稱人而不書大夫，與鄭良霄例同。討亂之辭也。左氏曰：不言大夫，言自外也。此說

左氏曰：稱人而不書大夫，與鄭良霄例同。討亂之辭也。左氏曰：不言大夫，言自外也。此說

非 ○齊侯襲莒 左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日

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遂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

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无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

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曰未中而棄之何以事

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

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

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

其室 左傳曰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

遂者間有事 高齊孫氏曰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焉罪

之尤者也 周氏曰以十八年莒子同諸侯圍齊故也凡

用兵皆聲言彼罪 詞以伐若乘人不備掩而取之則

盜賊之事也 春秋獨此書襲者罪齊侯以諸侯之尊為

行襲莒卒不能勝 微國身傷臣獲此君子之所貴

乎正也 左傳李氏曰春秋用兵之中惟齊之叛晉也一

善伐曹入其郭 一書襲莒皆一經之特筆深惡之也

附錄 左傳齊侯將為滅紇田滅孫聞之見齊侯與之

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

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

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

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亦有由也作不順

而施不怨也 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施施也

任 靈王二十有四年 晉平九年齊莊五年

陳哀二十 左傳文公益姑元年

秦景二十 左傳康十一年

晉 左傳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

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

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

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弟所

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

其言立其是之謂乎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

守宗祧世不絕祀無國無之保之大者不可謂不朽也

附錄 左傳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

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

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或之僑聞

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

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願之則晉國貳諸

侯貳則晉國寢晉國貳則子之家寢何設設也將焉

繼代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用賄夫令名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近安。毋寧使人謂子實生我而謂子殺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管子諡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指首。管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仲孫羯帥師侵齊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國氏曰齊之伐晉也。曾使叔孫豹殺之。於下。雍榆无功於晉。故孟孝伯至此復帥師侵齊。爲晉報焉。蓋懼晉之疑也。羯代速爲卿。未練而帥師。亦無復三年之喪。

○夏楚子伐吳。左傳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吳之張也。哀十一年楚失鄭十四年伐吳。自是晉鄭而不爭。又十一年而一再伐吳。吳而緩中國也。 ○秋

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既。桓二年以周桓公既。宣八年以楚莊是後而中國諸侯皆受盟於楚矣。廬廬李氏曰。類月食者。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及此年七月八

月二條。劉炫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注疏。莫不謂爾都無類。日月食之事。蓋多歷世。代或轉寫。失其本真。先儒因循。莫敢改易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崔杼帥師伐莒。崔杼將有逐吾聞之。只不戰。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齊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高氏曰。去年齊侯襲莒。戶與莒平。今崔杼因帥師送使者如楚。而遂伐莒。是見利則乘。不人之無信也。齊莊之變。莒身傷。臣獲未伸其志。故雖與莒平而復伐之耳。然已既。

大水

大水。襄公之會。以失信將何以保人之信於已乎。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及廣矣。非特魯之災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比食又既。象陽將絕。美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弒。楚子率諸侯伐鄭。滅舒鳩。晉往朝之。卒主中國。伐吳討。慶封。遂滅頓。又殺蔡。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夷儀本州地。衛滅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自盟于柯。陵之後。齊有輕晉之心。邢而爲衛邑。高氏曰。

會齊侯環卒而光新立乃受盟于澠淵又商任少隨之
會晉失其令齊於是復貳明年乃伐衛遂伐晉又再加
兵於晉晉侯為是故會于夷儀師十二諸侯之師將以
討齊然會而不伐是有畏也國勢不競衆志不一也曰
水不克者特辭不能伐尔下書崔杼伐我西鄰蓋知晉
之無能為也晉會諸侯欲伐齊而不能伐故書
會而不書伐以著其大合十二國之君而無所事也蓋
進則憚齊之強退又憂楚之伐鄭是以一會而徒返耳
平陰之役鄭伯在會楚亦間之以伐鄭而公子午孤軍
入境未定撓鄭今此鄭伯亦在會而楚子帥諸侯之師
以攻鄭諸侯是以去齊而撓鄭焉伐而不果撓不及事
晉霸之衰亦可知矣春秋所以不書諸侯之撓鄭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自傳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

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駘輔陳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
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
無有衆寡其上二也太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栢二子在
帳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從之乘皆陷轉而鼓乘近不告而
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陷轉而鼓乘近不告而
馳之皆取胃于秦而宵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執囚
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躍轉而鼓琴曰公
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

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疆帥師
送陳無宇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
楚楚子帥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謀之舒鳩子敬
通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而二子復命于欲伐之楚子
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也姑歸
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類我無解有
庸乃還晉陽楚子于三國之上雖曰主兵亦所
以惑三國也晉陽楚子于三國之上雖曰主兵亦所
救此書伐鄭不書以救齊不守楚人之救也晉合十二
國之君不能伐齊楚乃能合四國之君以伐鄭此可以
觀夷夏之得失矣師克在和不在衆豈不信然魯李
也蕭魚之後楚兵再至鄭而無功則以悼公之餘澤
也○公至自會謂諸侯諸侯救鄭不書故以會勤謂諸侯
政棘澤之役以為鄭○陳鍼宜咎出奔楚鍼其廉反
難其救不足錄矣○陳鍼宜咎出奔楚鍼其廉反
慶氏之黨滅宜咎出奔楚鍼其廉反
焉耳而以慶氏黨逐則其人亦可知矣易曰比之匪人
不亦傷乎鍼宜咎鍼宜咎陳大夫鍼宜咎○叔孫豹如京師左
子八世孫其後在楚為箴尹宜咎○叔孫豹如京師左
齊人城楚穆步如周聘自質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六
路晉氏襄公即位二十有四年如晉者五出會諸侯

者十有二。未嘗朝天子也。是時穀洛闕毀王宮而齊侯
叛晉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於。是叔孫豹始如京師
聘。且賀焉。穀梁奇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
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之聘。蓋自是不聘王矣。王氏
曰。襄之聘晉者。九。是年春先聘晉。夏乃聘王。書以著魯
之慢王也。城郊魯不與城。故不書。廬變李氏曰。魯之聘
王止此。此後止書。○大饑。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
叔鞅之會葬而已。○大饑。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
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
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羹不塗。弛侯。廷道不
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壽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禮也。○曰。有死傷。曰大饑。无死傷。曰饑。

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
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孳或興工作
以聚失業之人。○曰。發廩如漢文帝發廩以賑饑。民如梁惠王移民於粟。黃高帝令飢民就食。蜀武帝
令山東飢民就食江。准又徙貧民開門。為粥溢。如漢
獻帝出太倉米。在於御前。作糜後魏。孝文詔郡縣為
粥於路。以食之。興工作。如趙州。飢民完城四

千丈之。皆得古。緩刑。會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

者。救災之政者也。○曰。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賊。○曰。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求廢祀而修之。所謂擊神不辜。禁爰斯牲者也。除也。

盜賊。急其刑以除之。飢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也。○

射侯而不燕。○曰。弛廢也。置廷道而不修。○

路不修。除。○曰。歲凶。殺禮物而不備。○

年穀不登。馳道不除。殺禮物而不備。○

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祭祀不。雖有旱乾。水溢。民無

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曰。王制。三年耕。必有

三年之食。以二十年之通。是年秋有陰沴之災。○

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是年秋有陰沴之災。○

行志。氣相傷。謂之沴。五。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

有不備矣。給之使復其業。故書之以為戒。○

為夫。一。凶。无凶荒之備。一。大水而民有殍。无政也。○

公享。因。二十有四年。萬有八年。之。積。是年水

災所及雖廣然未嘗壞宗廟毀宮室墮城郭則倉廩
之所謂固無恙也今无一年之蓄而遽至大饑則見
其備荒之无素矣春秋書大有年大饑各一大有年
者異天道之反常大饑者者人事之不能勉變也書
大旱者二大水者
八水旱非大不書

附錄

晉侯發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
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
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

而求降皆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
亡繫乎不然其有感疾將死而爰也

癸 二十四年二十有五年 平十 景四十四 獻二十九

曹 武七 哀二十 文二 平二十八 春齊崔杼帥

師伐我北鄙 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

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其躬之不恤而務貪伐國之功故利 ○夏五月乙亥齊
令齊昏外競而內傾自然之符也

崔杼弑其君光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
偃御武子以弔焉

臣崇美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吾出自
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墮妻不可娶也且其歸曰
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

歸也據于蒺藜以時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
歸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

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
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辛而又近之

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苦為且于之役故管子朝于齊
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称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

姜氏姜入于室焉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
辛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申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

許請自刃於朝弗許皆曰君之臣行疾病不能聽命近
於公宮陪臣干抵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

僕埋皆死祝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
氏申嗣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爾以幣免我將死其宰曰
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饒蔑于淮陰晏子
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守我吾死

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死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氏，馬厲蒲奚奔晉。王何奔晉？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文於靈公，發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監國。人于大宮，曰：所不為，崔嬰者。晏子作天數，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古有如上帝，乃歎辛已，公與大夫及管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闔立，嬰以惟縛其妻而載之。藎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吾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能行？及奔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弟公子北郭，丁亥，葬諸上孫之里。四妻不踣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殺梁傅，莊公失言，濇于崔氏。

齊莊公見弑，曹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

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變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任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齊

莊勢陵大邦，衆寡小國，而又躬冒巨室，淫肆不君，故使崔杼行，因民不忍，以与敵市。此况以為世鑒矣。曰：民大逆於君，齊莊公諸侯之盟，數行侵伐，崔杼因民之

忿遂以宣淫之故弑之陳氏曰宋萬曾夢父奔而後
誅之則不書殺以是為佚賊也齊討君之讎而滅崔
氏則何以亦不書殺崔杼弑君懷然猶在位也而以
家禍亡其宗如是而得書則臣子之不誠於君父者
可以盜名矣是故鄭人斷歸生之棺而葬靈公齊人
暴崔杼之尸而葬莊公春秋終不書葬則猶不葬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晉侯齊自泮會于夷儀伐齊

盟鉅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魯晉侯以宗器樂器

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

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惠

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逆服兵不加也

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鉅請成慶封如師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樂器之屬

自六正五吏五吏三十帥武職比自軍卿之

屬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有司也師旅及處守

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夫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

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施戰故曳其旆

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

之謀於齊眾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

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

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莊公背澶

信不道矣晉再合諸侯將伐齊齊人弑莊公以成

逆之大者晉不能討之以定齊國之亂曷以宗諸侯

哉宜乎大夫曰賊自是卒不可制也故先書崔杼之

弑為解因納賂以求成焉故不書伐夫以義

附錄

左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

衛與之夷儀崔氏止其帑以求五鹿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師師入陳舍如字左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隊

者并煙木利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

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接公庫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

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御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

於朝子展執紼而見兩拜稽首承飲而進載子美入會而

出祝夜祀可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會于夷儀鄭憲楚之會楚與陳蔡許三國同伐鄭今歲復

觀左氏所載入人之國未有召子張子產之有禮者也故春秋無貶辭

子耳之侵蔡一也而二子之心不同故舍之得稱名而子國稱人據左氏所載則此書入亦近於未滅之詞矣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重丘直龍反齊成病楚也曹州乘氏縣有重丘故城

崔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

丘特書曰同盟重言諸侯間有事也張氏曰同盟之盟合諸侯將以共尊周而諸侯所命也重丘之盟合諸侯將以共尊周而諸侯所命也重丘之盟合諸侯將以共尊周而諸侯所命也重丘之盟合諸侯將以共尊周而諸侯所命也

齊於盟也天下之惡孰大於是即其所同之實而觀之晉侯之罪亦一齊也故曰一美一惡无嫌於同

此盟書同與虫牢同盟義同乃向休所謂同心為惡惡必成者也揚士劔謂穀梁於雞澤平丘發傳

言同外楚則重丘亦是外楚今以左傳考之去年會夷儀而將伐齊也齊使陳無宇如楚乞師於是楚子

伐鄭以救齊則是年服齊亦所以外楚也故廬陵李氏曰祁午數趙武之政再合諸侯二合大夫始此今

年夷儀明年澶淵用合諸侯也二十七年宋三十年澶淵昭元年魏三合大夫也

附錄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公至自會其黨惡附奸之罪也○衛侯入于夷儀左傳

公入于夷儀公羊傳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護君以弑也

公入于夷儀公羊傳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護君以弑也

之邑

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各或不
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
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
蔑其冢鄉失國出奔固不為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
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
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弑剽復
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
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也
會夷儀之衛侯剽也此入于夷儀之衛侯衛侯不嫌
兩君各實相乱乎曰衛雖無道非臣當逐剽亦非臣
下所得立故衛入不名鄭伯突入于櫟何以名曰突
不當立者稱當立者陳

三而後出其入也將焉名之刺列於諸侯之會七而
後殺其弑也又將焉名之刺一而存一
春秋不殺其置而正不正不與存焉
云護君以弑也非也衛雖失位非剽臣也剽雖得國
非衛君也春秋豈以衛為護君乎哉
侯入夷儀此猶突入櫟公在鄆爾公羊以為護君以
弑者非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左傳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

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盪息桓

子捷子駟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君其間七日子疆曰

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私卒誘之簡師陳

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

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

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人大敗遂圍
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家氏曰楚不能制吳而殘
暴小國以逞其敗切之憾春秋惡之是故國雖小而必
紀其亡以著楚人滅國之罪陳氏曰楚書大夫滅國楚
強也自是滅國晉書荀吳蔡書公孫姓鄭書游速滅不
書人矣滅不書大夫者吳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夏公作蠶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我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魚鬲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桓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公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亡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得意淫我是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陳者井埋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止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也一所以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我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我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發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陳叛華即夷我年于既久至是又能一歲再出師伐陳以撓楚春秋書之無

敗辭與之也臨川吳氏曰六月己未入陳矣陳侯示服鄭即還師未得成也故再伐之得成乃已盧蔭李氏曰正義郊特牲曰天子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鄭玄以此謂祀宋為二王之後蕭祝陳為三恪杜氏以夏殷之禮為二王後又封陳并二王後則各自行其正朔刑其禮樂王者尊之深也舜在二代之前其禮轉降恪敬也封其後示敬而已故曰恪雖通二代為三其二代不稱恪惟陳為恪耳

附錄

為掩書土田度山林鳩數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洿規疆貉時原防牧隘臬并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措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十有一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左傳吳子諸樊伐楚

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暗以射之卒公羊傳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闔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穀梁傳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

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渴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巢南國也杜氏曰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至口巢城王氏曰文十二年楚圍巢至是時巢

蓋服屬於楚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吳子之自輕

而見殺也。陳氏曰非責也下同陳氏曰諸樊始通於

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不馳。曲也

中人多若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

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曲也

日飾城者備守備請罪問所以為闕故師之意注氏曰春秋書過門于巢卒兩議之也

附錄楚子以城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蒍子

之功也以與蒍掩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

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

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

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

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

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

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曰。嗚呼。詩

所謂我躬不詖。遘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

將可乎哉。始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

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

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

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

城。郊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泣盟。秦伯車如

甲靈王二十有六年。平十。景公。梓。白。元年。衛

簡十九。曹武。八。陳哀。二十三。文。二。宋。平。春

附錄左傳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

朱怒曰莊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
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
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
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入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
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
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豈能無卑乎

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剽匹於反左傳衛獻公

命初獻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妙曰雖然以吾故也許
諾使子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
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妙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
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
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開出告右宰穀右宰穀
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
人不可獲罪於兩君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
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悼子曰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
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
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非可以已孫文
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
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
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
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殺孫氏此不

正其日何也殖也立
之喜也君之正也

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

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宋

有說悅焉何氏曰凡篡立皆緣親親也剽以公孫則

喜之罪應未減矣亦以弒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

不勝其耦况置君乎於術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

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弒之君則子宜君之是奕棋

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弒君

之罪何氏曰不與剽之立則其曰甯喜弒其君剽何

剽者甯殖也則何為於喜加弒焉見喜之受命於殖
而殺剽也然則為甯殖者宜奈何宜乎效死勿聽爾
夫據國之位而享其祿臨禍不死聞難不圖偷得自
全之計使篡弒因已而立後雖悔之不可及也爾氏

經於行之出不以各書是其位未嘗絕。曷為書
喜裁剽夫為人臣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可以二者
也。殖既從林父之逐術共立剽而臣事之十餘年矣
其可以反易天常而命其子乎。君臣之分如天冠地
履不可易者也。殖之命其子可謂情矣。喜也輕徇父
命而不知諫躬犯大惡書以弑君辭而不可得矣。

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

君臣之分一止而不可復易。霍光以大義廢昌邑。

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昌邑王既即位

淫戲無度羣臣數進諫不與羣臣白太后具陳

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太后召王聽詔扶王下殿

迎衛太子孫病已即皇帝位。兩定甲傳延年卒待衛

史宣帝初劫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

朝延肅焉。况私意邪。范粲桓彝之徒殺身不顧。魏高

貴鄉公紀正元元帝可馬師廢帝為邵陵公。太宰中

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陽任不言寢所

乘車凡二十六年。終于所寢之車。晉桓彝傳咸和二

年彝為宣城內史。蘇峻反彝慷慨流涕進屯涇縣其

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與逆臣通問。峻將韓晃淮軍攻

彝固守經年。城陷彝殺之。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昌邑王而事之矣。及其廢之也。委曲安全。曰無使我

昌邑王而事之矣。及其廢之也。委曲安全。曰無使我

深恩。光不能及此也。蓋當時明經大儒共定策者為之

王。未幾殺之。遂陷於弑君之罪。切氏曰穀梁云殖

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非也。文王事紂。武王滅之。亦

論其行爭邪。正而已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大夫逆於竟者

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指之。逆於門者領之而

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

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

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

罵。綏以從。扞牧圍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

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三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闕出公使止之。公羊傳此護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惡則也。曷為惡則則之立於於是未有說也。然則曷為不言則之立不言則之立者以無備侯也。穀梁傳知弑也。

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者其

據土背君之罪也。凡叛土背君曰叛。屬國李

父。宋華亥向寧華定宋弟辰仲作石。臣之祿君實有

焉專祿以周旋戮也。背國猶為叛也。高氏曰獻公之

奔齊也。林父實逐之。今竊喜弑則將納獻公。故林父

是時林父以戚入于晉。晉人成之。不書以戚入于晉

者。正名其惡。陳曰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栾盈入于

曲沃。不言叛。必若孫林父而後書叛。書叛必不能討

者也。故二十九年季札過宿於城矣。故書叛始於此

秋之季。家有藏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故書叛始於此

凡叛賤者不書。必卿佐而後書。故衛侯出奔齊入于

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疾。疾衛侯淹恤在外十

有二年。困於心衡。音於慮久矣。此生於

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

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侯人改

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強於為善之意也。

張氏曰春秋各術。與衛侯鄭殺叔武公子。各名之。同

意。然竊喜以納君而見殺。則方之成公。術為其矣。同

復歸于衛。以見術待弑而歸也。十四年術出奔前年

入夷儀。今喜弑則四日而復歸。此待弑而歸可知也。

其位未絕也。書名者其不足。以有國也。抑揚乎奪春

秋之精義也。盧陵李氏曰術之入夷儀。與突之入捺

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審喜北宮遺使女齊
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士弱氏秋七月齊侯
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
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
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
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
於諸侯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
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
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鸞之柔矣
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穆
氏其後亡者也子展俊而壹杜氏曰澶淵衛地近戚
氏曰春秋疑義先儒所傳誠有未盡趙武稱人為助孫
如晉即知鄭獨不釋君而臣是助矣家氏曰晉平之為
此會率天下之為人臣使之盡叛其君也霸者無他主
張名分而已晉自悼公獎大夫以仇其君而下陵上替
之禍幾遍於中原晉亦坐受其弊今林父執邑叛君而
上獻公取衛田以益林父平固其愚亦何利而為此由
晉之諸臣各為私計不顧諸侯之大夫使之交起為亂
以為彼剖分宗國之地而其君不悟良可謂也是會也
諸侯各懷憤嫉會者僅四國大夫惟魯公為季氏所
駢而出春秋晉卿不書氏各卑晉之用事者貶之也莊

氏曰晉平自重立之後五合大夫于宋城祀于繁兩澶
淵是也夫既自縱其權委之而且主張夫宜冠屨
倒置此乎會澶淵黨叛臣而討君且以魯公係之諸大
夫于宋合夷夏之成而使晉楚之從交相見遂以桓文
霸統禹之荆蠻城祀則不恤宗周而私母家貽諸大夫
之請澶淵謀宋夾而不討蔡殺弒君父之賊于號仍請
菁書而復先楚是皆停上下之義紊內外之分斷能假
勢力以合人心而不能明分義以服人心晉霸自是衰
矣。**炎氏曰**左傳云趙武不書尊公也若然良○秋宋
霄何何以不尊公平又云衛侯會之不與經合○秋宋
公殺其世子痤痤才何反○秋宋作坐音同○秋宋初宋芮司
以入各之曰棄長而羨平公入女共姬與之食公見棄
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嫉太子痤美而狠
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
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
請從之公曰夫不惡文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
不敢密好之不敢近故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
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
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
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与左師
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

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駭而與之語過期乃益而死左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為太子

內師無寵諸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痊者寺人矣

而獨甚宋公何哉諸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

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

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眾矣尸此者其誰

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痊直稱君者春秋正其

本之意高氏曰晉獻公惑驪姬之謔而殺申生宋平公聽伊戾之言而殺子痊漢武帝唐明皇猶

蹈之以二君猶爾晉宋不能相保况臣下乎家氏曰宋寺人伊戾內連宮禁外結大臣其造謔而殺太子宋平

尋知其子之無罪僅息一之權任不為之哀更立棄之子為太子此人道之大變春秋謹而識之穀梁所謂曰君以君其惡者此傳者稱座美而狼佐惡而統統者巧於自結狼者謀於內交佐日以親座日以疎以至於死故居近君之地者自處為難隋楊后所以傾勇其事似之勇則痊也楊素則左師也獨孤后惡其子楊素從而陷之及隋文疾革乃悟則已無及由明不足以察姦內外相掩而為謫故也

晉人執衛甯喜以其罪執之也劉氏曰曷為不以討賊

之辭書之甯喜如晉晉人執之曰尔曷為納君而伐孫氏云尔非伯討也高氏曰弑君之賊人人皆得討之晉人執之非討其弑君也討其伐賊而殺晉成也家氏曰甯喜可執坐林父之誅而執之則悖也是時趙武為政

叔向為之謀晉無一事可稱二子者崇虛言而無其實亦何益於人之國乎

附錄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

大國○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

子相善也伍舉聚於王子年王子年為申公而亡楚

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晉聳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聳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聳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妯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不舉則廢。則既賜。此以知其勤。賞也。將刑為之。不舉則廢。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蔡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折公奔晉。晉人賞諸戎車之毀。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折公曰：「楚師輕窵。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震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龍濟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之。」

桑隧獲申。麗丁而還。鄭於是。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折。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雍子奔晉。晉人與之。穀。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秣。秣。師。陳。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楚。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刑。以為謀主。并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楚之乘車射御。驅使。其子。孤。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龜。成。陳。以。當。之。乘。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聳。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年。子。年。得。突。而。亡。君。夫。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無。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聳。子。

使椒鳴
逆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

楚國許男欲報之以中國諸侯而卒於夷狄死非其所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左傳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

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

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

辰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隨其城涉於蔡氏門

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

公左傳許靈公卒於楚左傳許靈公卒於楚

於鄭二十四年諸侯救之此年諸侯不救楚得以逞蓋

是時晉平昏庸大夫專恣霸業愈矣楚是以知晉之不

在諸侯而復為陵駕之卒也鄭雖未服於楚明年晉楚

為成而中國諸侯皆朝楚矣棘澤之役四國之君皆至

今此許獨不與者靈公卒○葬許靈公

於楚國弱不能以兵會也○葬許靈公

附錄左傳衛人歸衛姬于釋衛侯君子是以知

平公之失政也○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

對曰晉上起將歸時事於齊無他事矣于周之曰

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齊又成郊之歲其

夏齊烏餘以稟丘奔晉晉齊取之遂襲我高魚

有大雨自其竇公介于其率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

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

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

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

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七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一

襄公四

二十有七年晉平十一景四十六鄭簡二十一魯武九

東哀二十二 **附錄** 春晉梁帶使諸侯邑者具車徒以受也

附錄 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

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是以前睦於晉

齊侯使慶封來聘齊慶封來聘其車不亦美乎長孫謂長

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

敬為賦相鼻亦不知也社氏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年今景公不事侵伐先遣貴卿聘于魯亦云賢矣高氏

以輯也 **夏叔孫豹** 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奭鄭良霄

許人曹人于宋

屈居勿反與公作瑗後同晉楚昭同中

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民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面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黃良宵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禮也仲尼使宰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能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

交相見和滕爲私屬皆不盟宋爲主人也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孫氏曰惡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據宣成之間諸侯皆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諸侯莫有見者高曰此會楚意也楚人患吳而結諸夏也諸侯之大不詳其故始徇其弭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是華夏蠻貊莫辨而諸國僥倖首兩事晉楚桓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百姓雖暫免於兵革之苦而天下之大勢遂大潰而不可收拾矣彼向戌者又豈足知天下之大計哉內曰此晉楚初同主諸夏盟也晉楚嘗盟矣會于瑣澤之歲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士燮會公而罷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盟也兩國之好而非天下之大變也以諸侯分爲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也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於吳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于吳越焉爾矣內曰楚先軟而春秋先晉者尊中國而抑夷狄也荆楚之同盟既而孟之會楚書爵而與宋公並序于諸侯之上二伯之端兆於此矣故遂有孟之執泓之敗而宋不能霸華元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之外爭霸之業復啓於此故鄢陵楚子敗績而鄭終從

楚平也。向戌為成。使晉楚之從交相見。而兩霸之勢遂成於此。故于申之會。晉遂退縮不復主諸侯。而宋向戌且獻禮於楚子。由是知荆楚之爭。雖於中國。皆宋為之也。○衛殺其大夫甯喜。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穀深何也。嘗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殺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

甯喜既坐弒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君勿與知。乃攻甯氏。

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納我者。死賞罰無章。

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

殺而不去其官。謂公曰。不信喜之非罪。而死則獻公

書者。獻公殺之。不以其罪也。高郵孫氏曰。甯喜不以討賊辭。而納衛侯。衛侯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而衛侯殺之。不以其罪矣。昔里克殺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家氏曰。罰也。故書。殺以正其罪。喜。殺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侯因之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削其官。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鱣市也。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

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鱣實使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趨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脫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

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審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夫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公許之。殺其大夫。審喜則衛侯之弟。鮑曷為出奔晉。為殺審喜。而出奔也。曷為為殺審喜。出奔。衛審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則審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安能固納公乎。喜曰：諾。審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審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首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鮑約之。獻公謂公子鮑曰：審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鮑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鮑辭曰：夫負羈縻。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審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鮑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審喜。公。子鮑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獲其妻子。而與之。盟。曰：首有復衛地。食衛粟者。昧維彼視。昧割也。殺梁子。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專其弟。何也。專有是信。織約即斬。終身不言。衛專之士。合乎春秋。

衛侯之入使鮑與審喜言殺審喜鮑病失言遂

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

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

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

鮑始衛其君兄之命以與審喜約因許之以專衛

國之政今以其專而殺之在衛獻為食言鮑自以失

信於死若逃其兄而去之夫鮑稱獻之母弟也獻非

及甚矣書衛侯穀梁子曰鮑之去合乎春秋

君本與專約納獻公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

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子已者

是獻公惡而難親也專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

忽以誅有功之去衛其心于春秋鮑氏曰衛侯忌小

者無人君之道故也當此之時鮑以全身不罹於惡

名為智以母使其兄有誅弟之惡為義以不翹出以

自絮為忠以不仕而能矯國之失為廉可謂重已乎

是乃君子之所貴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左傳辛巳將盟

楚人衷甲伯州犇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三苟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幣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也

邑諸侯盟小國固必有信也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語王曰尚矣哉能敬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且晉之伯也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泣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收二子石從趙孟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非使入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收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吾有望矣公孫段賦黍稷趙孟曰匪我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及爲賓榮其能以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後所謂不及五終者天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請其國家。所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與亂人。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謂乎。公羊傳。曷為再言豹。始諸侯也。曷為始諸侯。為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穀梁傳。梁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為之會也。

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耳。者。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自是申不復辨矣。

國諸侯南向而朝楚。陳氏曰。魯自僖公以來。雖宋之後。明年如楚。逾年如晉。皆不背。其國自盟諸侯。事楚猶事晉矣。向也不背。鄭從楚。無他。近楚之國也。今也魯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弒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陳氏曰。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已至鄆陵。則齊主諸侯。至臯鼫。則晉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之倫也。孔子曰。庭。瘳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是王伯之所以興衰也。於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晉何。春秋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者。亦屢言之。以著其惡。是故美惡不嫌同辭。或者

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

下以尊周室為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

宋之會弭諸侯之兵百姓免兵革之患其說誤矣

宋之會弭諸侯之兵百姓免兵革之患其說誤矣

宋之會弭諸侯之兵百姓免兵革之患其說誤矣

宋之會弭諸侯之兵百姓免兵革之患其說誤矣

宋之會弭諸侯之兵百姓免兵革之患其說誤矣

宋之會弭諸侯之兵百姓免兵革之患其說誤矣

宋之會弭諸侯之兵百姓免兵革之患其說誤矣

宋之會弭諸侯之兵百姓免兵革之患其說誤矣

宋之會弭諸侯之兵百姓免兵革之患其說誤矣

變矣故以貶詞書未幾而成於宋一年華元克合晉楚
之成於是晉楚分伯之幾啓於宋矣春秋諱而不書
蓋有以也至是向成以罪人為名也春秋兩書宋為此
交見於楚廷宋其春秋之罪人者春秋兩書宋為此
主以首禍罪宋也春秋之罪人者春秋兩書宋為此
而後凡耳何謂殆諸侯乎且石惡名惡曰行未必惡
也公羊之說非也稱諸侯者常文耳不稱諸侯者變
文也又豹之說亦非也蔡許失位左氏貶之今魯效自
也穀梁之說亦非也且命出季氏而曰不可違何哉
同人私之私失位甚矣且命出季氏而曰不可違何哉
左氏違命不書族之說尤非也

附錄 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

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成與疆怒將殺之告

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夫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

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浪吾

圖之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驕也天或者將棄
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
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
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

逃求入使駕弗得使圍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
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
然請為子計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與疆而
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疆而
盡俘其家其妻縊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
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
當國○楚遠罷如晉盟諸晉侯享之將出賦既歸
向曰遺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
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崔氏
遂如楚
為右尹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自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晉過

也再失閏矣杜氏曰周十一月今九月斗當建戌而在
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今年七十
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曆推之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
閏○炎氏曰按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依經當云三
失閏進退不同不可得而考氏曰家之術求閏
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曆能下交朔反不能正閏乎
靈王二十二年二十有八年二平十二祭景四十七鄭簡二十一

曹

武亡陳哀二十四

吳餘二十

春無冰

自傳梓

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吳餘二十
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公有特雷陰不
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氏曰時煥也
是時襄公昏庸三家專政明年季武子取卞而襄公
不得入其知網
縱地可知矣

附錄

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
不與盟何為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太
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立
之明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夏衛石惡出奔晉

自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

禮

邾子來朝

自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高氏曰邾自

公來

秋八月大雩

自傳皆人事所召而僭用大禮以祈之

不亦

乎

附錄

左傳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情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情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僑聞之如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仲孫羯如晉

仲孫羯如晉

孟孝伯如晉告將

附錄

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撫其民人是以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文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若棄而封守陔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陳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父得乎周易之有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吾其往也遂奔而歸以快楚心楚

冬齊慶封來奔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仁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

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禪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久而放於明年之次以言鳥帑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自是至今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脩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滴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增僑聞之大滴小有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矣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其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仁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矣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注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取所末焉惡識宗矣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妾使孰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饗人寤更之以鷲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伯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

嬰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
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
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
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
曰。可。真守也。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
陳無字。從。內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字。十月。慶封田于萊
麥。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
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又也。子家
弗聽。亦無後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字。濟
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濟
矣。癸告之。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
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姜告之。
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集為上。獻
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
圍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
優。至於魚里。亦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擗擊
雍。二。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繫之。解其左肩。猶
援。朝。擗。動。於。羣。臣。為。君。故。也。陳。湏。無。以。公。歸。稅。服。而。如。
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湏無以公歸稅服而如
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不克。還。伐北門。克。

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微。請戰。弗許。遂來奔。城車。宜
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黑。人必卒。宜
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記。祭。穆子。不。對。使。工。為
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未。讓。奔。吳。吳。向。餘。子。之。朱
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孫。曰。天
始。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孫。曰。天
謂。之。歿。天。其。歿。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家。氏。曰。盧。蒲。癸。王
何。莊。公。之。倖。臣。也。殺。慶。舍。遂。慶。封。而。戮。崔。將。莊。之。獄。也。
倖。臣。與。之。俱。死。者。十。人。今。為。之。計。賊。亦。倖。臣。也。身。為。國
君。以。倖。臣。為。羽。翼。莊。固。可。鄙。矣。而。卿。大夫。無。能。為。君。討
賊。復。讎。者。而。倖。臣。乃。能。之。亦。卿。大夫。之。耻。也。王。氏。曰。齊
殺。崔。杼。不。書。蓋。非。以。賊。討。也。宋。人。以。賂。請。萬。於。陳。而。臨
之。且。不。書。殺。况。杼。以。家。亂。而。自。斃。乎。

附錄

之亂。慶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
續。之。立。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
晏。子。卿。戮。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
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幸。吾。一
之。以。卿。戮。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幸。吾。一
邑。不。受。卿。戮。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
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

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請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靈蒲。嬰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其其掛壁。吾賦其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左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走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矣。於鄭。鄭必有。大外。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齊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宜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陳氏曰拒文既沒。夷狄曰。噫。中國日微。故公遠朝強夷也。陳氏曰率魯以見其餘也。是故書公朝。王所見。王業之衰。善公如楚。見霸業之衰。凡率魯以見其餘者。則天下之辭也。臨川吳氏曰齊晉霸國也。以魯朝之。猶云可也。楚重夷也。初亦小弱。後以舌滅小國。馮陵中夏。而浸強。大晉伯既衰。不能與仇。魯之朝楚。非不得已也。屈禮義之望。國朝既起。之強夷。儻書曰。朝辱莫甚焉。止書曰。如猶為諱其耻也。王氏曰僖十八年。鄭文公始朝于楚。二十二年。鄭伯又如楚。二十四

年宋成公亦如楚。自是而後。却伯屢朝于楚。而陳許諸君朝楚。傳亦間見。蓋至於今年。而中國之諸侯旅朝于楚。以事天子之禮。事之矣。迨昭九年。而諸侯之大夫亦旅。見於楚矣。迄哀之四年。而晉亦京師楚矣。由變至是。聖人蓋傷之甚矣。○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左傳王人來告喪。之甚矣。

故書之。以懲過也。左傳乙未楚子昭卒。左傳及薨。楚康

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飢寒不恤。誰違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仲子之專矣。子服子始學者也。祭成伯曰。遠圖者。志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

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

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呂氏曰此明閏月之驗然

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体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杜預以十二月

無乙未日誤。孔穎達以為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耳。

附錄 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景王二十有九年 晉平十四 齊景四 衛獻三十三卒。

景三十三 鄭文六 宋平三十一 魯簡二十二 曹武十

楚 左傳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視公患之。穆為

弗禁既而悔之。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穀梁傳閔公公也。

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 莊二十二年冬

自齊文三年冬公如晉四年春至自晉十三年春至

如晉十四年正月至自晉成十年七月公如晉十一

年三月至自晉襄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至自晉十

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至自晉昭十五年冬公如

晉十六年夏至自晉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

葬而不得歸 曹傳曰如晉而不朝正者非常也故不

書 孫氏曰公在中國猶可在夷狄則其矣公留于楚

者七月故詳而錄之 薛氏曰在楚之書也危其在

外也 內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 昭

有聖人嫌於國無公之位攝君之祭魯之一民非公之

正之祭其與也去其國季孫亦叛於內居君之位攝

君之祭其與也去其國季孫亦叛於內居君之位攝

所復存公則失國可知矣仲之刺曰誰戰于野天

嫌於無陽而後稱辭猶嫌於無君而後存公安可不

察 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 何氏曰襄公久在夷狄危

耶 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 錄之 何氏曰襄公久在夷狄危

制故存錄 宣七年冬會黑壤成十年秋如晉襄十二年冬如晉

皆以次年至此等正月公皆不在其類多矣惟此一

年書者釋例曰凡公之行國之守臣每月亦以公不

朝之故告於廟每月必告而特於正月釋之者蓋歲

之正也月之正也日之正也三始之正嘉禮所重人

理所以自新故特顯以通他月也惟書此年者按左

如楚既非常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例以示法也按左

氏楚人使公親視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

還及方城杜氏曰方城山在商陽葉縣南季武子取卞以自封杜氏曰魯

國下使公冶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既

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祇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

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

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

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見左傳傳食坐見於羹

墻之意後漢書李固傳昔堯祖之後舜仰慕而不以

頃刻忘也董子繁露曰公在楚臣子此義一行豈敢

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

富貴而背其君者乎高氏曰公在齊晉多矣闕朝正

晉而義自見也今昔公在楚則聖人之旨深矣二十

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

昭卒公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徇夷狄之

強以俟楚子之葬父留于楚迨夏乃歸故聖人特於

朝正之時書公所在與昭公夫國在乾侯以內外言也公在

楚氏之無君也家氏曰公在乾侯以內外言也公在

夷俾中國諸侯相率而朝于楚其邪說屈中國而侮外

久乃得歸春秋閔中國諸侯之為外夷屈故於歲首

書公在楚外楚也夫夷狄朝中國之常也中國與旅

朝于夷反常也春秋於事之反常者每變列而特書

此類是也○炎氏曰左傳云釋不朝正于廟也按前

後正月公不在例不書何獨於此釋不朝正乎○附錄

凡君在外不應都廢告朔之禮當是大臣擯行矣

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郊教即位王子圍為

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

其草不殖

夏五月公至自楚

治問壘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

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

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

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張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喜之也。致君者，始其住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庚午，衛侯衎卒。

附錄

曰：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閹 弒吳子餘祭

閹音昏，祭側界反。○閹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閹以

刀弒之。○公羊傳

閹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閹？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

道也。○穀梁傳：閹，門者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人，不稱其君，閹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遜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閹弒吳子餘祭，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閹弒吳子餘祭，仇之也。

穀梁子曰：閹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閹，不得齎於人。

不稱其君，閹不得君，其君也。○沙隨程氏曰：謂之弒蓋也。盜殺蔡侯，申書殺閹，書弒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遜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閹弒吳子餘祭，仇之也。

刑人，祭統古者不使刑人守門，不狎敵，不遜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閹弒吳子餘祭，仇之也。

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閹弒吳子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為閹使守舟，吳子觀舟，閹以

刀弒之，亦邇怨之失也。○春秋所以書言禍生

以昭禍，過卒於巢，餘祭死於閹，庶死於

專諸，春秋之書，良以垂戒示後焉耳。

附錄 左傳：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

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鄭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

罕聞之，曰：鄭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

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

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作齊莒人下國有邾人

晉平公把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夫叔與伯石往子大夫見

大夫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其乎其城杞也子大夫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奔其棄諸姬亦

可知也巳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皆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安齊相禮實出司馬疾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後皆亡家之主

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叔梁紇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

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晉平公把出也公嫌妹爾雅悼夫太乃祀孝故合

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

一曰父族四謂父之姓一族也父母昆弟適人有子二族也巳女昆弟適人有子三族也巳女子適人有

母之昆弟也母族二謂母之父一族也母之母二族也母之昆弟三族也妻族二謂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

為一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

寫囂之詩所為次也室道衰葉其九族焉一章曰謂

他人父二章曰謂他人昆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

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肆

是奔肆以二反陸氏曰斬而後輕棄諸姬可謂知本

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揚之水小序詩曰彼其之子揚之水所以降

為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

見矣襄陵許氏曰齊桓城衛而諸侯歸心者桓公之

動又志公天不也晉平城祀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

借天子封國之權而得方伯救患之義事雖專而心

不曰公也故春秋書曰城緣陵所以隱其專也晉平治祀而

城之也以大夫合天下之衆而脩其私親也春秋列序十

有一國之大夫而曰城祀所以著其失也春秋列序十

國諸侯之大夫于澶淵而書宋公故為共姬也合十三

大夫交聘於中國天子亦多故矣晉為盟主而區區

於宋祀是晉之已細也晉之已細而後有執齊慶封

者矣廬陵李氏曰信公為成風伐都而春秋不子以

救患之義乎公為悼夫入城祀而春秋

晉侯使士欽來聘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高氏曰謝城祀且使

我歸祀田也廬陵李氏曰觀拜城祀之祀子來盟晉侯

使司馬女叔侯來治祀田弗取之公告叔侯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曰齊

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祀夏餘也而即東

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祀封魯猶可而何有焉

史不絕書也職貢不之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

君而有知也母寧夫人而焉用老臣祀文公來盟書曰

子賤之也禮記曰賤其用夷禮禮記曰凡來盟皆大夫

也祀伯親之故賤之也祀雖稱子矣前乎此夷儀之會

成襄而下舍祀子无制其爵者舍楚子度無生名之者

三年一十七年兩稱子自後並稱伯惟此年來盟稱子

公義魯之歸祀田未出於誠吳子使札來聘聘吳始

始君曰此見... 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 在擇人吾子為魯宗... 禍必及子請觀於周... 始基之矣猶未也... 哉淵乎憂而不困... 其衛風乎為之歌... 之歌鄭曰美哉其... 未可量也為之歌... 東乎為之歌秦曰... 其周之舊乎為之... 行以德輔此則明... 氏之遺民乎不然... 為之遺民乎不然... 歌小雅曰美哉思... 有先王之遺民焉... 直躬其文王之德... 而不怨樂而不荒... 不怨樂而不荒用... 貪德之所同也見... 盛德之所同也見...

大武者曰美哉周... 人之弘也而借有... 哉勤而不德非禹... 其茂也通嗣君也... 邑與政無邑與政... 所歸難未歇也故... 於乘高之難聘於... 獻紵衣焉謂子產... 子為政慎之以禮... 如晉將宿於戚聞... 必加於戮夫子獲... 乎遂去之在此也... 宣子魏獻子曰晉... 好直必思自免於... 有大夫賈季子也... 也餘祭也夷昧也... 皆愛之同欲立之...

季子猶不受也。諸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海於予身，故渴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何以有君？有大夫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遂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杜氏曰》：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弑。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

或問季札胡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温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分。朱子曰：可以受，可以無受。札為

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常山曰》：札何

而生亂者，札為之也。吳子壽夢有四子，季則札也。壽

夢欲立札，札辭而去。過緣先君之志，約以次，必致國

於札。夷昧之卒，札宜受命，以安社稷。而徇匹夫之節，

辭位以逃，夷昧之子僚於是代立。渴之子光乃弑僚，

而代之。是以吳之亂，札實為之也。故按吳子壽夢有

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札其季子也。

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為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

樊既除喪，則致國於季子。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

立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

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

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

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衛輒之爭而不為也季子辭位獨不為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為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

故夷齊讓國為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為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弒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犬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周本紀太王三子長曰伯夷次曰虞仲少曰季歷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太伯知大王欲立季歷以傳昌乃與虞仲亡如荊蠻以諫季歷季歷曰太伯諫而王季立此季札之家法也禮當成其諸兄幼始祖之諫而已自附於季歷以受國則吳亂弒矣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管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

讓豈至德乎。使爭弒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救則可矣。緊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亦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略之。而札何以獨為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

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肝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略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見公羊傳。昭公二十一年。喜時即子臧。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修之。豈不信夫。問先儒謂札讓位。以召亂。貶不稱公子。然皆密衷。其禮未同於中夏。是以於其使人之來。略其官與族。此說當否。身堂胡氏曰。春秋有變例。有特書。

謂三者皆蚤夷故略之是以死法觀春秋而不見聖
人之用者也春秋史外傳心之書當以活法觀之
識心通會於言意之表斯得之矣或問大伯讓位適
何也曰天伯時中季子過中自衆人觀之過者爲賢
自道觀之過猶不及故褒貶如此或曰季子之節而
見貶後之權廢立者將有奸名犯分託於賢否之說
以濟其私欲而天下亂矣季子之處心積慮其在天
下後世非計宗國之私一時之事也曰後之權廢立
者始有壽夢之命諸樊餘祭夷末之勤勤於致國公
子僚之不肖而季札之賢則非奸名犯分合於天下
一國之公心矣不然苟欲濟其私欲是持篡弒撥奪
之倫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有之奚有賢否之
可託哉張氏曰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至於義之所當
受分之所當處而不得辭雖聖人不敢徇小節而以
退讓爲安舜禹之受天下李歷武王之受國皆擇乎
時中當其可而居之者也季子者其父命之其兄讓
之受之則父兄之意慊而國家安榮不受則父兄之
命讓而適以長亂君子於此將何處而可哉况身爲
貴戚古之聖賢未有視社稷之安危若是而後心德始於
先王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必若是而後心德始於全

而吾可以有辭於永世矣季子爲其父之所立其兄
之危難察與光之相殘賊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正
夫子所謂果哉未之難矣者其復位而待之言曰非
矣○張氏曰公穀謂春秋賢季札然書法無異於闔
越椒西乞術則非賢之辭劉氏胡氏張氏謂春秋
敵不稱氏不稱字曾不殊於叔術也特以稱名而不稱
則爲貶爾聖人之意若曰季子有讓國之賢而未合
於中庸者於特筆而褒之則人將羊爲過高之行
而不能與於時中之權也或者謂季子辭國於三十
年之後春秋不當貶之於三十年之前今考壽夢已
欲立季子諸樊之除喪又致國中季子則季子之讓
不待三十年之後使祭立是年餘祭弒而夷末立則季
五年諸樊卒而餘祭立是年餘祭弒而夷末立則季
札街命來聘之時三兄皆讓國不從而迭立矣僚光
之亂雖在二十年之後而致亂之由則在二十年之
前也責備賢者之法安得不於其來聘而示意哉
李氏曰札不稱公子杜氏以爲其來聘而示意於中國
而陳氏又以爲許夷狄者不一而足穀梁以爲成尊於上

一聘而遂同於楚秦術之例者矣驟強也書札如
叔術者皆非命大夫之詞也其說不一獨常山劉賡
夫以爲爲詞而胡氏張氏皆從之胡氏辨
難已精無復他論光緒條在昭二十七年

秋七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此燕始見經注

孫薑公孫籛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
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穀梁傳
其曰北燕從史文也齊高止出奔書也注氏曰止高
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注氏曰止高
厚之子北燕無君國斷縣張氏
○冬仲孫羯如晉孟孝伯

如晉報范叔也

附錄

左傳爲高氏之難故高堅以盧叛十月庚寅閏
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鄒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堅
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縣而寘旃○邾伯有使公孫
黑如楚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出
行也子皙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有伯有將強使
之盟於伯有氏禕謀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

屢盟亂定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二年
而後能舒然明日政將焉往禕謀曰善之代不善天
命也其焉辟子產與不喻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
出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
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
乃猶可以矣不然將亡矣

戊景王三十年晉平十九歲景王五年魯哀

春王正月楚子使遠

罷來聘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齊小人食而

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矣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

其情矣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

夫聘比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

不辨楚人行霸主之禮於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何

哉高氏曰公踰年在楚楚鄭教新即位故使遠來聘
以報之自文公九年至此歷七十餘年未嘗交聘今遠
至之君臣之詞與中國無異者夷狄盛強中國諸侯服
役不暇矣廬陵李氏曰楚聘晉者二至此書法始同於

附錄

對曰吾得見與否伯以知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
 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
 對曰伯有侈而復子皙好在上莫能相下也雖其
 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三月癸未晉悼夫
 人食輿人之城祀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
 於食有與疑年使四百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
 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年有四百五十五甲子矣其
 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
 子于承匡之歲也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
 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各其子
 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首
 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句也趙
 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焉曰武不才
 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
 辭以老與之用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發其輿
 尉於是書使者晉君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
 可愉也趙孟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
 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般音班左傳蔡景侯為太
 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夫子弒

其庸可愉乎勉事之而後知○夏四月己亥鄭
 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景侯殺梁傅其不日子季父政是謂夷之
 惡景之禍其積習有自來矣人莫不有義理之心
 賤夷者所謂義理之心夫人之所同也蔡與鄭本皆
 諸夏之與國中間為楚所迫叛華即夷去來無常惟蔡
 自厥貉之會甘於從楚去而不復者七十有餘年蔡
 商臣之俗積習蓋有自來趙主父為胡服而終有子禍
 去中國即入於夷狄則晉為禽獸此理之必然也
 也○如氏曰向若書曰者可遂云非奪父政乎又何云
 非夷之乎穀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無朱字左傳

或曰宋大廟曰嘻嘻出出為鳴于亳社如曰嘻嘻甲
 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
 文待人也其義事也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
 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
 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左下堂左
 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
 下堂遂速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
 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傳姆

不在姆音茂氏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

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易

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羅子曰以順從為恒者

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婦人之道在而或以為共姬女而

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

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

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

之婦道也按定州曰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

以宋共姬為婦道之表故詳錄焉正家春秋務亂謹禮

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也然而不以已之可以全

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

故審乎死生之度辨乎榮辱之境知禮之重重於生

辱之甚甚於死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求仁得仁

何以過乎左氏曰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之婦義事也

非也如共姬之守禮死義不求生以害仁亦不可矣

反謂之不婦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共姬臣不能救

其君母使之逮乎火而死也在氏曰伯姬以成九年

歸于宋共公成十五年共公卒娶居二十有四年其

以至於死或者云傳姆宵出必有常處伯姬守常而

耶竊謂援溺之權乃丈夫變禮以救他人之死婦人

越禮以貪生而免己之死則非義矣伯姬年萬六十

天王殺其弟佞夫

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

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嗚呼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

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

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
弗知戊子僖括圍為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
言多劉毅單茂且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
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穀梁傳曰諸侯且不肯惡
况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夫子諸侯所親者唯天子
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孫氏曰春秋之義天
子得專殺故二百四十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此言殺其
弟佞夫者景王不能容一母弟不可不見也呂氏曰言
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張氏曰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
下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周景王初立
僖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所厚者薄本心亡矣所
以終欲黜嫡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顏氏曰象欲
殺舜而舜封之為諸侯仁人之於弟蓋如此僖括為亂
佞夫實不知謀而尹劉諸人乃殺佞夫善王裁者罪
不能免其弟也陳氏曰凡王殺不書雖王子
不書甚者母弟亦不書必殺無罪也而後書王子瑕奔
晉爾吳氏曰瑕天王子之子蓋亦與聞于僖括之謀括
事敗而佞夫見殺瑕懼及禍而奔晉瑕不能明為子
自絕於父有罪而奔不可復入與王于朝奔楚同故不
言出公氏曰瑕朝皆為逆亂無所容身逃竄非若
祿位而出奔如國滅之君與在外之臣故不言出而止

奔言

附錄 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故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耳。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

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穀梁傳曰。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杜氏曰。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孫氏曰。共姬為災而死。高其志。行使卿在會。所以書之。穀梁傳曰。古者夫人無謚。從夫之謚。更遷之後。其制隳矣。共姬執禮而死。宋人不敢加非。禮之謚。一人守正。○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

殺良霄。至未巳。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壘。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

知天下莫之違矣。○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至未巳。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壘。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

知之遂奔許大夫張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
亡者悔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後
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疆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
難誰知所敝或主疆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
皮止之衆曰死而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
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
于梁之外伯有聞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太宮盟國人于
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
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
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
子產遂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則
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
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
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
上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橋之卒也
曰葬公孫揮與裨寵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
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曰裨寵
指之曰猶可以終歲不及此也已及其亡也歲在
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

頡出奔晉為任大夫鷄澤之會却樂成奔許遂適晉羽
頡因之與之此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
故不可子皮以公孫組為馬
師國梁恩不言大夫惡之也

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
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問弗
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
欒盭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
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
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
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張氏曰良霄之
出公孫黑蓋有
罪焉春秋舍黑專伐之罪而罪良霄何也伯有之所
為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
既亡而不自首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
正名以討賊之辭也春秋於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

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罪使有國有家者兢兢自
謹而求所以反身自脩之道則奔亡之禍遠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公羊傳曰葬不葬者也卒

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
豈失民之謂乎穀梁之說非也曰卒而葬
也說者以為弑父重為中國諱夫
既明書世子弑君又曰諱之可乎

附錄

字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
將善是封殖而聖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扁而
王之四躰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躰以禍其

國無不祥大焉何必得免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
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
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墨宋向戌南宮佗鄭罕虎
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
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知公書不信也夫
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

詩曰又王陟降在帝左右言之謂也又曰澶淵宋災故

亦之也書魯大夫諱之也公羊傳宋災故者何諸侯
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所
為何錄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
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
人何賤曷為賤卿不得憂諸侯也

為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
人何也救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澶淵之會
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

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况世子之於君

父乎祭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

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踈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

盟卒而不赴者公羊傳曰蔡莊公甲午于齊于薄踐有

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宣九年衛成公卒僖九年晉獻

公卒二十四年晉惠公卒十四年蔡穆公卒二十二年
年鄭文公卒成六年鄭悼公卒襄二年鄭成公卒隱
七年宣九成十六年三則以哀死而致禭為輕弟生而
書滕君卒皆不葬

歸賻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弒其君，藏在諸侯之策，
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
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
狄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世子弒君，是夷狄
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
春秋大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
者，聖人深痛其所為，適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
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
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弒以

立而反書之也。

程子曰：春秋君弒賊不討而書葬者，

止但不尊葬，非真弒君者，故特書葬以減其罪。蔡景公
罪大惡極，而諸侯不討，故春秋書葬且貶會澶淵之
大夫而書宋災，故所以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
深著其不能討賊也。

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

之矣。程子曰：所謂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

宋災，故起大夫為會之意。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

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為者。此獨言其所為何，遍刺天

下之也。夫也。何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其言所

澶淵，并為宋災，故謀之也。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

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蔡侯弒其君

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
一時之變，一國之過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
用，則已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
弒君子弒父，如是則夷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侯

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桓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弒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

獸逼人雖得天下第能一朝處矣昔有伯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弒君三綱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爲知類也乎夫蔡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與雞犬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奚啻於養桐梓求雞犬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爲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者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爲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

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戍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為懼春秋所以作乎

國氏曰澶淵之會書宋討賊子例中之變例其尤大者也蔡景公賊不討卻書葬與正卒者同正如桓宣與聞乎故特書即位與承國者等也其義則內賊魯君遍刺天下諸侯誅其黨附惡逆之罪也出子弒君在楚商臣自是夷狄又別作一等待之若蔡般之弒左氏所載其事甚明正所謂禽獸逼人將相食諸侯既不討而又併會其葬乃與禽獸同羣而不避其吞噬也火之為災亦常變耳為是故會十二國大夫謀歸其財而不謀蔡人弒父與君之大變以弒逆則不恤以火災則恤之是治無名之指而失其有背可謂智者書宋災故而者國之卿皆貶魯卿諱而不書通刺天下之大夫理極分曉無可疑者只為後人不書通刺天下之大夫理極實非益而以弒罪加之如許止之例豈不掩晦仲尼討賊條法

王曰葬蔡景公當時之事也聖人則存

而不削宋災故春秋之文也聖人則表而出之

國氏曰而父子君臣之變自文元年楚以高屋書此猶夷狄之事也及是年蔡以中國之臣子為之而魯會其葬晉合諸侯而所恤者宋之災而巳故於此章二致意焉既變例書蔡景公之葬又人諸侯之大夫而諱魯卿又特書曰宋災故而閱中國之胥為夷狄此比事屬辭之所以為春秋也盟會之書其詳明矣

國氏曰考之則澶淵之所敗非為宋財之無掃明矣

國氏曰或謂蔡屬於楚非中國諸侯之責曰蔡諸姬也安可與荒遠小國從夷狄者同日語乎晉人苟能仗大義而討蔡則足以愧楚而服中國諸侯之心善此不為乃致楚度特為異日滅蔡之文端晉君臣愚亦甚矣

國氏曰非也夫信者如清立之盟直敗其人而已矣今獨舉其事以欺其人非特惡失信而已也公羊云此大事也曷為也微者卿也其稱人卿不得憂諸侯也亦非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何大事之有大夫受君命以出焉諸侯何用必其非諸侯之命乎穀梁云善其財小事耳諸侯何至羣聚而謀之乎以此為善是春秋貴小惠而不貴道也且宋以五月失火諸侯以冬會澶淵是謂救災乎

國氏曰此條穀梁以

為善之書人者衆詞固失之矣而左氏止非其不信
公羊又以為卿不得憂諸侯夫春秋盟會之不信者
多矣城杞亦卿之憂諸侯也何獨於此而貶之深乎
故胡氏獨從劉質夫之言而張氏亦用之其義精矣
陳氏曰諸侯之大夫不序自蜀盟以來未有也於是
復不序何晉不足以為盟主也晉之不足為主盟自
宋在也書吾君大夫不序吾大夫在焉而書吾大夫
與有譏也譏不在魯矣則不書吾君大夫在焉而書
大夫傳曰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亦通

附錄

相與之邑無小不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
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
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
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
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
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
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
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
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

紀
景王三十有一年
晉平十六年
鄭簡二十四年
魯武十二年
哀二十七年
地文八年
平三十四年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

附錄

而子產殖之其嗣之
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
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
子產殖之其嗣之
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
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曰
皮止之而其田里又其入焉從政一年與田里三年而
復之反其田里又其入焉從政一年與田里三年而
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
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
子產殖之其嗣之
而子產殖之其嗣之

甚昔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齊子尾害聞
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
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屨灑
消。龜孔也。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夏六月。公薨于楚宮。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

楚也。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壁。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

從取之。由是得罪。謂之楚宮。非正也。御人。納諸其懷。而

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

也。韓氏曰。楚宮。別宮也。小寢。猶非正也。况別宮乎。襄

楚宮。公之志。亦荒矣。其何振之有。又况夏從夷。亂國

經常。所以為不祥之道也。廬陵李氏曰。襄公在位三十

一年。當其初立。外則背悼之伯。方務綏睦。睦鄰。內則季

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皆賢大夫。故魯國自事伯外。皆

無他虞。奈何自五年。季文子卒。後武子繼之。專權肆欲

是諸大夫。則而象之。城成。而孟氏強矣。城防而滅氏

亦強矣。悼公既沒。齊邦交。代魯之不振。益甚。蓋以兵權

分於三家。故也。至其末年。乃俯首南面。而朝於楚。雖晉

伯之失使。然而魯之人望亦泯矣。孔子曰。祿之去。公室

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宣成以少。已然而實成

於襄公也。季孫氏曰。仲孫之用事者。五叔孫之用事者。十

有。四季孫之用事者。十。人則三。卿專政之。則。國交爭之。禍

起。雖享國長久。倚晉為重。已階削弱之端。○秋九月。癸

巳。子野卒。左傳。立胡女敬婦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

也。君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

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

葬。二易衰。衰如故。衰於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

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穀梁傳。子卒。曰。正也。

子赤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閔公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子野有

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孫氏曰子野

逾年之君也名未葬也不葬不地降成君也

不書葬未成君居喪毀瘠不形者先王之禮

也不書葬未成君居喪毀瘠不形者先王之禮

已亥仲孫戎卒戎居過哀毀瘠以致滅性亦不子矣

十月滕子來會葬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

魯猶秉禮也晉景公也衛侯未會葬隱公不見春秋之

葬者也葬楚康王也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於西門之

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猶可奔喪甚矣於是滕子會葬於魯

會天王之葬而滕君來會魯葬滕之來魯魯之受皆也

附錄 魯公薨之月子產相拜伯以如晉晉侯以我

馬焉士文伯讓之曰叔邑以政刑之不脩也盜充斥

無若諸侯之屬厚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

館高其閉閤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令吾子壞之

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敵邑之為盟主

曰以敵邑者皆毀之其何以敵邑之為盟主

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事不敢輸幣亦不敢異露其輸之

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異露其輸之

盟主也宮室早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

宮寢庫既繕脩同空以時平易道路馬人有所賓從

有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

其不知不雷賓而亦無發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

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

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澤矣，民之莫矣。其知之

十有

一月

言人弑其君密州

公傳莒鞮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鞮

比公公重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經以傳為案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

程子曰春秋傳

為案經為斷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

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

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

字爾左氏博通諸史叙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

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受日月既久

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

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弑其君

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證傳之謬設可也而傳不可

信或問左氏可信否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

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

意或問左氏可信否皆成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攷而精擇之可

也其子之大惡左氏云書莒人之弑其君言罪之在也置

虐國人使展輿能討賊於既立之後庶乎可免矣

附錄

左傳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 趙文子問... 吳天... 子... 度... 此... 十一... 鄭... 羽... 侯... 誰... 能... 而... 令... 侯... 與... 成... 北... 然... 退... 所... 惡... 者... 吾... 川... 改... 之... 是... 吾... 師... 也... 若... 之... 何... 毀... 之... 我... 聞... 忠... 善...

以... 所... 也... 臣... 信... 皮... 治... 則... 傷... 崩... 官... 多... 必... 射... 敏... 小... 自... 百... 子... 皮... 以... 為... 忠... 故... 委... 政... 焉... 子... 產... 是... 以... 能... 為... 鄭... 國... 亦... 以... 衛... 侯... 也...

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
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
知則焉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
無威儀對曰所不則則以在民上不可有終公曰善
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威儀則而下象之
能其國家之職保世長世有臣之威儀則而下象之
能其國家之職保世長世有臣之威儀則而下象之
父以子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下也言君臣上
攝以威儀言朋友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
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
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
王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羑里懼而歸之謂之
為文王伐崇再駕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
愛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德施舍可
象警退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
威儀也

